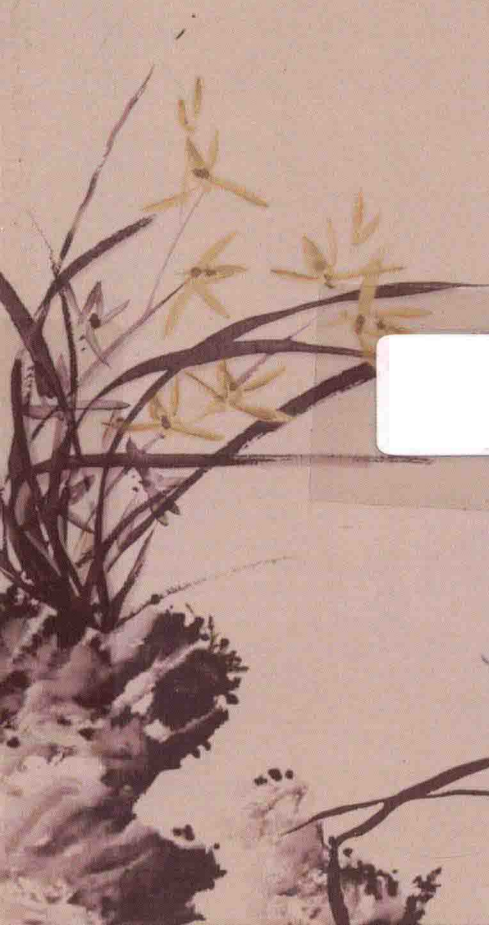


孙念军◎著

绿

虫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孙念军◎著

绿

虫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蚁 / 孙念军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6. 1

ISBN 978-7-5190-1054-6

I. ①绿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传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2035 号

绿蚁

作 者: 孙念军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陈宝光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责任校队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人文在线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—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—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—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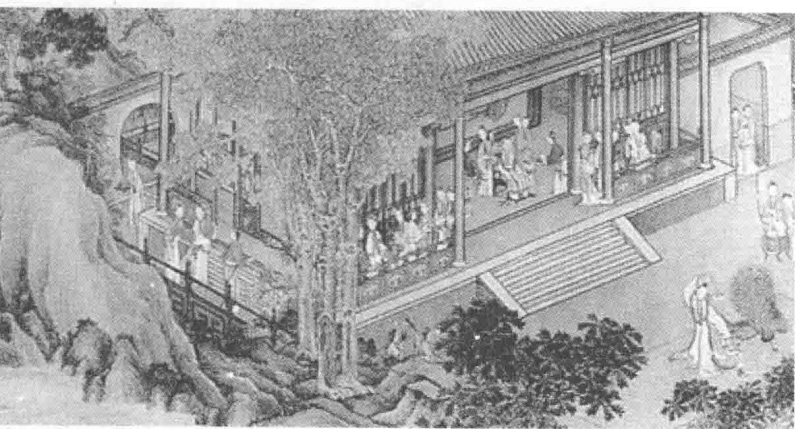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307 千字 印 张: 18.25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054-6

定 价: 38.00 元

目录



第一章 桃源血案

001

第二章 古城怒潮

031

第三章 权色交易

053

第四章 蓬莱遇险

079

第五章 宦海清流

115

第六章 登州受刑

141

第七章 比翼双飞

167

第八章 济南胜诉

195

第九章 魔窟余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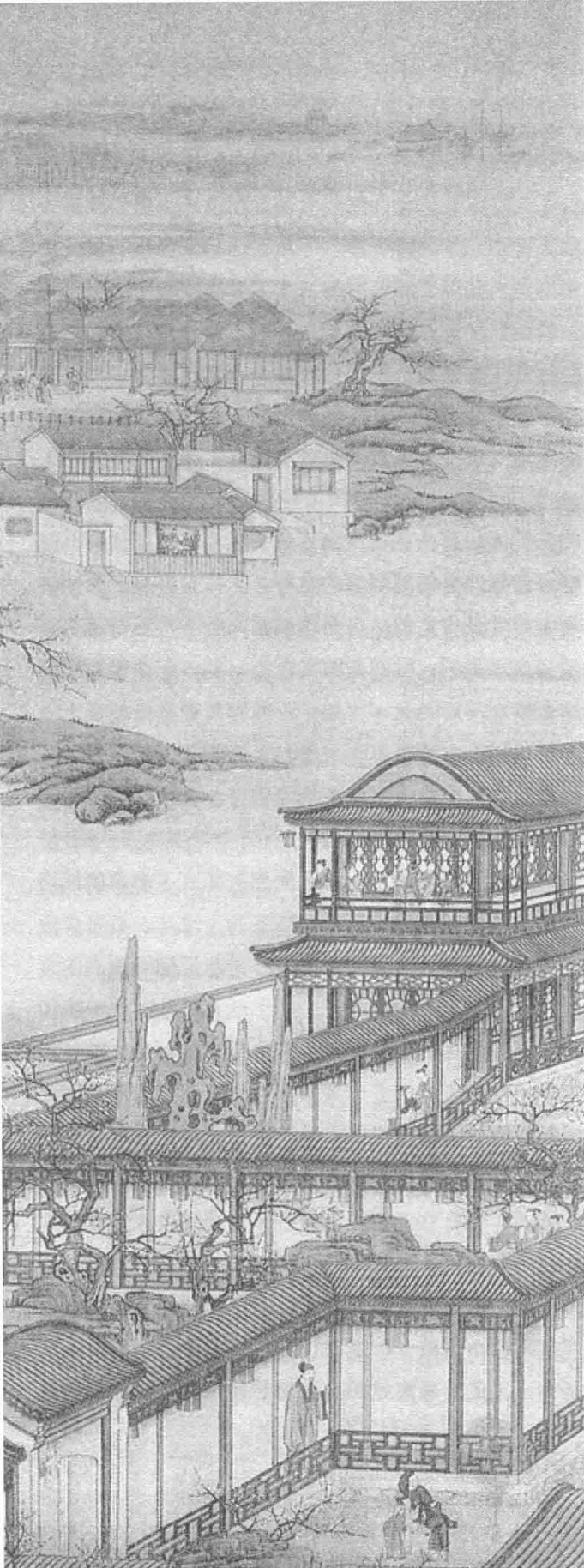
223

第十章 桑榆晚梦

243

后记

282



第一章

桃源血案



石哥躺在炕上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仰棚。仰棚是白天请山下老纸匠新裱的。老纸匠的手艺真的是挺好，那些花花纸到了他手里都有了灵性。仰棚中间那对鸳鸯就像活的一样，仰棚四角的蝙蝠剪的也好，一只只都亮开翅膀往鸳鸯那块儿飞。仰棚上的图案好看是肯定的，可是端详时间长了，石哥就有点儿感觉不对劲儿。鸳鸯是生活在水里的，蝙蝠是藏在屋檐下的，怎么就能凑到一堆儿来。石哥尽管觉着这么搭配不对劲儿，可还是不敢怀疑老纸匠的手艺。母亲说老纸匠做的纸活儿，是昆崙山方圆百里头一份儿。当初爷爷的纸活儿就是请他做的。那活做的就是精致。童男童女眼珠儿滴溜溜转，大白马挣脱了缰绳撒开蹄子就会跑，房檐下的鸽子说飞就飞。想到这些石哥觉得不免有些晦气。这都是哪到哪儿啊？自个儿后天就要娶媳妇了，怎么倒想起死人下葬用的纸活儿来？怎么能把那些纸人纸马纸鸽子跟洞房裱的仰棚联系到一堆儿。石哥决定不去想那些纸活了，一门心思欣赏仰棚上的鸳鸯。鸳鸯才是象征姻缘美满的吉祥物。可是他却做不到，看着看着头顶上的鸳鸯就变成了纸人纸马。他干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埋头睡觉，不知怎么就是静不下心来，越想越复杂。脑子里就像木渚河发洪水一样，死猫子乱狗子树杈子草沫沫都往上涌。开始还不错，脑子里跑出来的是自己没过门的媳妇。前些日子，他给未婚妻家送水果见过媳妇一面。按照男女授受不亲的老规矩，没过门的小两口是不允许见面的。山下卧龙岗未婚妻的堂兄兰先生开明，说有些老古规也好改了。婚姻是人一生的大事，不能总是包着盖着，得让小男小女见个面儿，两个年轻人认为合适就结亲，不合适也别勉强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石哥见了媳妇心里就满意，觉得人家闺女身条模样都挺好，说话也脆脆落落的，见第一面就说等着石哥去娶她。石哥腼腆嘴上抹不开，心里高兴的要命，天天盼着娶媳妇。石哥想着想着媳妇，锁柱哥

那张脸就又挤进了他的脑子里。锁柱哥是沟西孤峭上住着一个光棍汉子，年上夜黑里想女人想的太苦，一狠心拿起菜刀剁去了传宗接代的命根。锁柱死的那天桃花庵的光棍们哭疯了，石哥也哭了。山里人就是穷的不是，但凡不穷也不至于连个媳妇也娶不上。锁柱死那天脸煞白煞白的就像墙壁上新刷的石灰一样白。嘿！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把柱子哥的脸跟自己洞房的墙相比？石哥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。直到过半夜才算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傍天亮的时候他让一场噩梦惊醒了。他梦见还没上门的媳妇在木渚河边洗衣服，让铺天盖地的洪水卷走了。洪水来的真猛，从河东沿儿到河西沿儿，浩浩荡荡地涌过来，眨眼的功夫就把媳妇卷到西南大海里去了。媳妇被洪水卷走的一刹那，擎着两只手一个劲喊石哥救命。石哥伤心到了极点，醒来时枕头让泪水湿的透透的。这阵儿石哥心里像塞了一团粪草，刺刺攘攘地难受。他有一种预感，觉得娶媳妇的事不会顺利。石哥不担心自己家穷将不起媳妇，山下卧龙岗未婚妻家看中的是他这个人不是钱。照理说，娶媳妇不该不顺利。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证明石哥的预感还是正确的。石哥的婚事还真的就是不顺利。石哥娶媳妇不顺利不在未婚妻那头，也不在石哥爹妈这头。石哥是个遗腹子，石哥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爹，爹想管儿子的事也管不了。石哥妈晚来得子，恨不能头天晚上媳妇上炕，第二天早上就给他生出个大胖孙子来，就是打死老太太也不会说半个不字。石哥为人老实忠厚，心眼周正人缘好，是满村男女老少的石哥，就是贴上俩个钱儿也没有人打搅的。谁也想不到石哥的不顺，竟然出在石哥爷爷的身上。

石哥叫黄小石。石哥的爷爷黄石公是大清朝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。当初老爷子还没发达的时候，也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闲云野鹤，家里日子过的挺窄巴。直至得到了乾隆爷的恩遇，才一登龙门身价百倍。从隋朝大业年间，隋文帝杨坚开创科举取仕制度以来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向往。书读好了前程就有了。当官是一件好得不能再好的事情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嘛！世上有几人能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诱惑？可惜的是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滨能供得起孩子读书的人家实在少得可怜，说是凤毛麟角也行，说是寥若晨星也不为过。穷苦人肚子都填不饱，哪有心思读书？当然古人中也不乏苦孩子刻苦读书成才的。断齑划羹的范仲淹，负薪挂角的朱买臣，站在别人屋檐下偷听人读书的岳飞，骑在牛背上看书的王冕都是寒门出身。黄石公大抵

也属于这类人物。

黄石公，姓黄单名一个“石”字，“公”字是以后发达时别人给加上的。黄老夫子出生在康乾盛世，国家经过明朝末年那场战乱蹂躏，痛定思疼人心思治，朝廷不敢胡折腾了，老百姓自然就安份。人们吃饱了穿暖了，夜里睡不好就开始做美梦。有人算计着多置几亩地多盖几间房，有人算计着多找几个女人，还有人算计着抽大烟进赌场。这些无非都是些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主儿，真正有见识的主儿在打长远谱，千方百计筹划教育子弟知书明礼的大事体。一个地方一个风俗。东隅文登自秦始皇“文山召士”，郑玄“客耕东莱”那会儿，县民就看重读书。人们但凡有一星能耐也要千方百计让孩子读书，只金元两朝县上就出了三十二个进士。石公祖上把读书看的尤其重要，石公父辈虽然家境不是太好，还是节衣缩食供儿子读书。石公也是个读书的苗子，七岁入学，十岁开讲，十二岁就从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、科试、乡试，一步一个台阶奔会试来了，只等着会试名列三甲，参加殿试了。石公那年到了京城，正踌躇满志揣着一肚子学问打算大展才华时。会试头天夜里忽然闹起伤寒来，上吐下泻头晕脑胀，一个夜黑跑了十来趟茅厕。早晨想挣扎着起床，身子骨要命就是不听使唤。这可急坏了小店掌柜的：作孽，真是作孽呀！昨个还活蹦乱跳的，这会儿怎么就趴下了。这家客店叫如意客栈，是一家父女打理的小店，掌柜四十出头不到五十，女儿刚过十六岁。小店门面不大，店家父女仁心宽厚。这会爷儿俩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受，像自己家里人得病似的，急三火四跑药铺请郎中，取药煎汤侍候石公，石公整个人都烧焦了，头晕的一塌糊涂，人家小姑娘给他头上敷湿毛巾，拿汤匙往他嘴里喂药，他都一点儿感觉也没有。小姑娘急的像个蚌仙，珍珠似的泪珠儿从眼睫毛里直往下滚，一声接一声地叫哥，可就是喊哑了嗓子，石公一点知觉也没有，就那么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烧。小姑娘说：“哥呀！您千万要好起来，官不官的不要紧，有个好身膀比嘛都好。”老掌柜的早就看到了女儿瞧石公的眼神儿，昨天姑娘见石公烂口疮还提醒石公多喝水。这会儿见石公病倒了，不知怎么心里倒舒了口气。

石公从会试开始直到殿试结束才总算清醒过来了。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，身上带的盘缠早就花光了，不消说店家也跟着赔了不少钱。这本来就是家小客店，本钱小生意少，住在这儿参加会考的举子都是些乡下人，没有多少赚头。这些时日又添了个白吃白喝，倒贴人工药费的主儿，小店就有些吃不消了。客人本来就

少，这会儿饭菜汤水置办不齐客人就更少了。石公眼瞅着自己连累店家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会试前几天背地里和小姑娘搭讪时，还说金榜题名时忘不了人家，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累赘。心里那份歉疚嘴里想说都不好意思说。小姑娘不管这些，她看到石公好起来心里就高兴。石公误了考期在小姑娘心里就是件好事。石公那时节正是弱冠年华英俊潇洒，若是没病没灾，一登龙门一个小店掌柜的女儿，只恐怕仰起脖颈，踮着脚尖想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会好了，两个肩膀头一般齐，耳鬓厮磨形影不离，比七仙女和董永还幸福。石公却怎么也幸福不起来，他不甘心就这么庸庸碌碌地虚度一生。他要出人头地崭露头角。偏偏老天爷总不给他机会，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尽管小姑娘变着法儿哄他高兴，石公心口还是压着块大石头。店家知道自己家水浅难养龙，女儿的心很难栓住石公的心，可是他不忍心看着女儿为石公伤心落泪。怎么才能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？店家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就是他的命根子，他得为女儿想办法啊！白天想晚上想，到底让他想出了个好办法。客人不是都夸石公字写的好么，我何不让他出门卖字还我店钱？我看他还能跑到哪儿去？店家暗中跟女儿商量好了就对石公说：“你在这病了这么些日子，也想家了。我想帮你些路费，店里也不宽裕。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是不是可以出门赚些钱，一来可以筹措些回家的盘缠，二来也能还我一些店钱，不知道这样好不好？”石公说：“好是好，我一个乡下秀才，在老家多少还会干些农活儿，可在北京城我能干什么呢？”店家说：“叫你卖苦力肯定是不行，不要说你遭不起那份儿罪，你妹妹心里也不得劲儿，我也舍不得坏你的斯文。你那手字写的不错，我看你可以在长安街上摆个字摊儿，替人家写个家书联对什么，多多少少也可以糊弄几个铜板儿。”石公心里寻思：店家说的也是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就去街头卖字吧！

这天店家女就陪着石哥在长安街占了块地儿摆上了字摊儿。石公本来就是山左一带的书法大家，王、颜、欧、柳、篆、隶、楷、草尽括笔下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，京城又是方家里手云集的地方，很快石公的字号就传遍了北京城。石公的身价也一天天在升高。没过一个月就把字摊儿搬回了小店儿。店家专门收拾了一个雅间，供石公挥毫泼墨。石公爽性就给自己房间起了个别号叫做“静雅轩”。不过此一时非彼一时，寻常百姓写个书信喜联什么的，已不敢望其项背了。来静雅轩求字的人，清一色的都是骑马坐轿的角色，从小里说是个暴发户，从大里说就不好妄加揣测了，恐怕侯、爵、伯、男、贝勒王子都是有的。

老店家整天价乐呵呵地替石公迎进送出，点钱进账。店家女脸上的笑容却一天比一天少，到后来就是个双眉愁锁沉默不语。店家光顾得收钱了，忘了关心女儿。石公心里却疼了起来，他见不得小姑娘不愉快。他明白小姑娘怕什么，他担心小姑娘闹出病来。世界上什么病都好治，就是相思病难治。心病不去，心再怎么大的人都会死在一个情字上。这天晚饭后，石公扯住了收拾碗筷的店家女。小姑娘脸羞的彤红：“哥干嘛呢？爹看见多不好。”石公说：“不干嘛，嘛也不干，就是叫你放心，我黄石无论走到哪一步，就是当上了皇帝也不会辜负你。”小姑娘心里激动，眼眶含泪伸手捂住了石公的嘴：“这话你也敢说，皇帝是随便当的么？你不要脑袋了么？”“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”小姑娘的心畅亮了，多日不见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，像个小鸟似的蹦蹦跳跳地出了房间，回头给了石公一个媚眼儿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小姑娘刚开了店门，门口老槐树上的喜鹊就喳喳着叫开了。今儿又有什么贵客要来呢？小姑娘正寻思着，静雅轩就进来了主仆两个人。主人四十出头年纪，肤色白皙圆脸星目，唇上两抹髭须，颌下一缕长髯清秀齐整，身着一身蓝布长衫，脚底一双圆口黑帮白底布鞋。不拘常礼没等谦让，便直奔书案上首坐了下来，进屋的一刻无意间飞了店家女一眼，小姑娘被这一眼看的心口“咚咚”乱跳。心想：这必是个风月场上的公子哥儿。可是她又看不出那些纨绔子弟的浮浪劲儿，倒是有一种富贵端庄清秀宜人的儒雅。这是个什么人？说是个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吧，少了那种志得意满的骄矜；说是个王子贝勒吧，又没有那淫佚霸气；说是个名贾富商吧，言谈举止又不沾半分铜臭味儿，看去倒像个满世界的主宰。客人刚进门，石公、老爹、还有自己的身子就像不由自主地听他编派似的。石公忙着欠身让座，老爹忙着沏茶上水，自个儿手脚不知往哪儿放好。人家客人到这会儿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不必忙活了。听说年轻人字写得不错，路过看看。”“啊？啊！不敢不敢。”一向放荡不羁的石公这会儿也拘谨起来：“根基浅薄，有渎视听，敬请雅正。”石公谦恭地取出一副平时最得意的楷书呈到客人面前。这是一副孟浩然的《夜归鹿门歌》：

山寺钟鸣昼已昏，渔梁渡头争渡喧。

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。

鹿门月照开烟树，忽到庞公栖隐处。

岩扉松径长寂寥，惟有幽人自来去。

客人看过眉稍微蹙起：“嗯，好！只是山野之气重了些。如何少年英俊，不思进取？倒像个耄耋老人。赏，起驾。”客人茶也没喝，站起来便拂袖而去。身后略微有些驼背的仆人，一边取出纹银放在书案上，一边低声对愣在那里的石公说：“谢恩呐！还不赶紧叩拜圣上。”石公这才知道是乾隆爷驾到，急忙拉着小姑娘跪下谢主隆恩。石公拜谢之后便自号“黄石老人”。于是洛阳纸贵“黄石老人”就出了大名。

石公活着的时候总喜欢说自己乃一介穷儒。其实日常生活还是挺滋润的，食有肉出有车读有书耕有田。那些求他写字作画的达官缙绅馈赠他的润笔都很丰厚，石公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名利双收。石公到了晚年把名利看得淡了。便产生了归隐山林的想法，领着一家老小住进了桃花庵。桃花庵是昆崙山东麓一个小山村儿。村上挨着泰礪顶碧霞元君祠，村南边倚着圣经山。石公就在桃花庵做着修道悟禅的神仙梦。可惜的是他的梦还没进入佳境，那些乞求他作画的小人，像牛腩上的苍蝇似的，又跟着飞来了。石公实在是厌烦，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当个隐士也如此之难。石公的字画那可是十年寒窗的真功夫，每一滴墨水都是他的心血。他不忍心自己的字画明珠投暗。刚进山的时候还冷不下脸来，胡乱划拉几笔糊弄几个熟面孔。后来他感觉这么做是作践自己，就不轻易为人写字作画了。可是不管他用什么办法拒绝那些附庸风雅的小人，总有人能拿走他的字画。道光年间文登来了一任知县，为了求得石公的墨宝，有事没事坐顶轿子往桃花庵跑，有时还赖在石公家吟风弄月品茗赏花。石公说你请回吧！我让你那些苛捐杂税弄的饭都吃不上了，没有闲心思给你写字作画。知县聪明听出了石公的弦外之音。石公家是桃花庵周围的上户，山里穷人种的几乎都是黄家的土地。按照前明旧制上户要替下户缴纳捐税，免了石公家的赋税也就是免了山里穷人的税。县官心里骂道：好你个老滑头，你他娘的吃斋念佛充善人，让穷鬼白种你的地，这会儿却在本县身上割肉，真他娘的痴心妄想。转念一想：不行！京城里穆中堂要的就是“黄石老人”的字画，要升官发财缺了这块敲门砖还真不行呢。罢了，先糊弄老东西一时再说。就免了石公家的捐税，说只当是送给石公的润笔。

黄老爷子始料不及的是，当年知县送给他的这份润笔，竟给他老黄家以后埋下了灭门的祸根。石公过世没几天，免去的那些苛捐杂税又回到了黄家，石哥爹为此含恨而去。紧接着县衙就来了个叫张品三的找上门来敲诈勒索。古

往今来凡是在官场上混的大都脱不了一个“蠹”字，晚清时候更是如此。官员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就得利用手中的职权敲诈勒索。鱼有鱼路虾有虾路，张品三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衙役，也有他捞钱的路数。当他知道石公和他儿子故去之后，石哥是个撑不起门头的软皮蟹子，就动了来老黄家诈骗的心思。谎称当初那个知县免去的税钱，衙门上都一笔一笔记着账。石哥老实从来没进衙门，不敢到县上查询，只能任凭他欺诈。张品三越到年关闹的越凶，石哥母子惹不起他，只好东拼西借凑些银两打点这个无赖。

这一年又来到年关了。石哥娘俩正为打点张品三犯愁，大门外来了个小叫花子给指了条活路。小叫花子叫王乞儿，祖籍本县南马，父母双亡是个孤儿。见石哥娘俩寻死觅活，嘻嘻笑道：“哥，咋就这么没出息呢？多大个事也值得跳井上吊。明几个姓张的来，你就说兰先生是你舅，敢保姓张的小子屁滚尿流。”

乞儿说的兰先生，姓孙名得兰字华清号馥。家住木渚河东岸卧龙岗，是个有名的大好人。兰先生扶助穷人打官司，率领木渚河沿岸一十八村灭蝗、办义学、修桥补路，救济鳏寡孤独的故事妇孺皆知。提起兰先生来老百姓没有不说好的，土豪劣绅没有不怕的。道光十六年凤凰台有户人家的毛驴让昆崙山西坡一个地痞偷去了。兰先生听说后就和失主去要。偷驴贼是个恶霸，气焰非常嚣张，不但不给还恶言相向，朝着兰先生脸上呸了一口。兰先生正眼也没瞅偷驴贼，扯起衣袖擦了擦脸上的唾沫，对失主说了句“回去”转身就走。兰先生走出去之后有人告诉偷驴贼来人是卧龙岗兰先生，偷驴贼顿时大惊失色，慌忙牵着毛驴去追赶兰先生，赶到兰先生跟前跪在地上就磕头求饶。兰先生头也没抬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起来吧！记住往后不许再干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乞儿当时说出兰先生来，石哥娘俩儿心里立刻就亮堂了。张品三来敲诈时，就按照乞儿教的话说了，果然张品三听了兰先生三个字，就屁滚尿流地溜走了。在这之前张品三早就领教过兰先生的厉害，这会儿就是借个胆儿给他，他也不敢再冒犯兰先生。张品三刚进县衙当差那会儿，看见衙役下乡敲诈老百姓都躲着兰先生心里很不服气。心里话：这些老家伙真他妈扶着鸡巴过河小心过火了，区区一个乡下教书先生有多大道行，还用怕到那个程度。平日经常扬言要到卧龙岗与孙得兰见个高低。这一天他打听兰先生没出村，就人模狗样的揣着可以证明身份的签子，气势汹汹地来到卧龙岗诈钱来了。兰先生跟衙门没少打交道，那些个贪官污吏肚子里有几股肠子几页肝比谁都清楚，搭上眼一看就

知道张品三是个什么角色。便问张品三你是个干什么的，来村里要的什么钱。张品三挺着个胸脯说他是县上的公差，是奉了知县大人的指令来收税的。兰先生说这个年头骗子太多了，你说你是公差你叫我怎么相信你。张品三听兰先生这么说，三角眼瞪上了头顶，亮出签子，火刺刺地骂道：“你个书呆子睁开眼窟窿瞧瞧这是什么？”兰先生一把夺过签子高声喊道：“父老乡亲们！这个公差是个冒牌货。打！打这个冒充公差的骗子。”呼喊间随手就把签子扔进了水沟里。兰先生话刚落，乡亲们就一拥而上把张品三打了个鼻青脸肿。张品三丢了签子哪里还敢争辩，他这时候才知道那些衙役为什么怕兰先生。张品三有了那次吃亏的教训，以后听见兰先生的名字心里就发疼。

那天石哥吓跑了张品三，才算过了个太平年。转过年来正月初二。黄老太太就打发儿子牵着头毛驴，驮着一捆粉条，两瓮烧酒，外加上三斤猪肉下山去谢娘舅。兰先生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知道石哥是黄石老人的嫡孙，呵呵一笑就认了这门亲戚。从此以后孙黄两家就走动上了。时间长了兰先生的老爹太公孙玲便看中了石哥。老爷子亲自保媒把侄女许给了石哥。这阵子只等着新媳妇上了炕头，两家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亲戚。

石哥娶媳妇是老黄家的喜事，也是桃花庵满幢的喜事。今儿刚吃过晌饭，家里就来了许多帮忙的邻居。老爷儿们忙活着贴对联、挑水劈柴、扫院子、打扮花轿，老娘儿们忙活着剪窗花、擦桌子、装饰洞房。眼看着日头不使劲儿了，赶轿的大哥把大青骡子驮着的花轿停在了门前。文登县老辈的规矩，男方为了表示对女方的尊重，路途稍远一些，娶亲头一天要提前到女方家接亲。石哥收拾停当了正要上路，就听见村东头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眨眼的功夫门口就跑来了三个骑马的衙役。石哥抬眼一看领头的衙役竟是张品三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，头发梢儿刷地就竖了起来。

那一年张品三从桃花庵溜走以后，喉咙里始终横着一根刺。张品三是山下崮头观人，从崮头观爬过一道山梁就是桃花庵。张品三对石哥家的底细了如指掌，明知兰先生不是石哥的娘舅。可担心兰先生会插手老黄家的事，还是选择了逃避。多年来张品三总想找机会报复兰先生。有个老衙役劝他说：“拉倒吧！兄弟，别地上的祸不惹，惹天上的祸了。邪不压正兰先生咱惹不起，还是把气窝在肚子里吧！”老衙役的话张品三不敢不听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可他相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张品三尽管不是君子，这一天还是让这个小人等到了。

两年前新任知县陈少白给他带来了复仇的机会。凭着妹妹的妖艳，张品三一夜之间成了县太爷的大舅子，紧接着又当上了典史署的典史，掌管吏、户、礼、兵、行、工六房。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带领捕快催逼马价税。这是他帮助陈少白想出的一个搜刮民财的新招数。仅这一项陈少白一年就可划搂十多万两银子。今天张品三在山下听说石哥家办喜事，就动了来桃花庵逼税闹婚的念头。这会儿看到石哥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不仅得意的狞笑起来。他派头十足的让衙役扶着下了马，然后背着双手，仰起脖颈在石哥门前摆开了四方步。

“珠联璧合凤凰飞？往哪飞？往乱葬岗飞？哼哼！黄小石你这是要娶媳妇么？怎么不请本典史喝喜酒？瞧不起爷是吧！”

“俺俺，俺……”石哥骇怕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他娘的，哑巴让驴踢了，连个屁也放不出来。”随从的衙役跟着起哄。

“俺俺，俺是说，明，明儿娶媳妇。”

“明儿？”张品三撇着嘴角说，“狗屁！明天黑虎星当值不吉利，本典史的黄道吉日是今天。”

“今天？今儿不行。”

“不行？大爷我说行就行。哼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小子请得动本典史吗？大爷不稀罕你的破酒，实话告诉你，爷今天是来收税的。”

“收税？”石哥心里嘀咕：这个家伙又来咋唬俺，这遭俺可不听他咋唬了。

“你要的那个税，俺舅兰先生不是早结了吗？”

“兰先生？哪个兰先生？大爷我怎么不认识？”张品三气的牙根发痒，脸上却是一副不屑的神气。

“哼！”见张品三打肿脸充胖子，赶轿大哥冷笑了一声，伸手在大青骡子腓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“你他妈的真能装，吃了两把青草，就忘了是怎么挨的揍。”看热闹的人见赶轿大哥指着骡子骂张品三，也一齐跟着起哄。

“这个畜牲就是不长记性，那年叫人打的有皮没毛，这阵儿还敢充大个儿。”

“俺看他就是欠揍……”

听了这些言语，两个衙役也忍不住背转身捂着嘴窃笑。

张品三那里能受得了这种奚落，手里攥着的刀把子抽出了半截儿，恶狠狠瞪了两个衙役一眼，心里真想拔出刀来砍了这些人。可是想起县太爷陈少白

的教训，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。陈少白老谋深算，对沧桑世事洞若观火。他经常告诫张品三：做官为宦沾着个“贪”字，就不敢得罪人，尤其不能得罪兰先生这种在百姓中有威望的人。如若不然随时都有翻船灭顶之灾。陈少白这些话张品三听懂了，也听进心里去了。是啊！混迹官场贪得无厌，哪还有脸啊腩的。脸皮该厚的时候就得厚。当初韩信还钻过人家的胯裆呢！我这会儿忍耐些又算什么？他本来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地痞无赖加二流子，这些年脸皮在衙门里又练出来了。这会儿心里尽管一百个不舒服，想到了石哥与兰先生的关系，还是做出了一副大度的模样：“本典史宰相肚子能撑船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先不和你计较，今天只收马价税，这是朝廷派下来打长毛、捻子的军需，谁也抗不过去。你黄家是上户，是地方上的里正。按老规矩办事，这遭你家总共得交二百三十两银子。”

“二百，三三十两？”石哥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“不信是吧？哼！”张品三向旁边一个衙役撇撇嘴，扫一眼周围的村民。

“把告示拿出来念给黄大少爷听。”

衙役答应一声，亮出告示高声念到：

遵嗣上谕，县署为剿灭发贼、擒匪保境安民供应军需，每里分派马价银如左：

白夫银一百一十五两一钱一厘；

走递马草料银五十五两八钱；

马夫一名伴工食银十八两六钱；

白夫三名、鞍屉、棚场、槽、铡银三两四钱一厘一毫。

县署辖下都头、里正、保甲、百姓人等均不得推诿延误。抗命拖欠者，按殆误军机通匪谋反论处。切切。

此布

文登县知县陈少白

张品三拿过告示，在石哥眼前晃了晃，狠狠瞪了石哥一眼。“这回没说的了吧！自古以来上户就是地方里正，黄大里正拿银子来吧！”石哥家从爷爷那会儿就顶着里正的名目替佃户缴纳捐税，到了石哥这辈儿家里只剩下了个空架子，还是顶着里正的名目交税。可如今这么大一堆银子上哪儿弄啊？二百三十多两银子，抵得上一百二三十石粮食。山里人巴苦巴夜一年下来，一

亩地收个三两升谷子就烧着高香了。年成差点儿不掉下一升也谢天谢地。一百勺合一升，一百升合一石。桃花庵周围几个村子三年也长不出一百石粮食来，衙门上原来派下来那些捐税，就把老百姓坑的够呛，眼下又闹春荒，突然又冒出来个马价税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爷爷活着的时候没有向乡邻们要过一粒租子，爹活着的时候也没难为乡邻。石哥决定也不拖累乡邻，天塌下来自个顶着。石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做过这么有气势的决定。不知道这阵子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勇气。兴许是昨天夜黑里的梦启发了他。石哥认为自己的命不济，娶媳妇没择好日子。他认命豁上去了，不就是坐监牢吗？坐吧！有什么法子？他唯一遗憾的是对不住两个人，一个是上了年纪的母亲，一个是没过门的媳妇。自己去蹲监狱母亲谁来伺候，媳妇跳井上吊怎么办？石哥想起梦里的情形不由的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。

张品三看着石哥叹粗气心里高兴：他妈的，这遭不找你舅了。上年的马价银老子今天还没找你小子补交呢！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张品三肚子里冒坏水，嘴上依然冠冕堂皇：“皇粮国税天王老子也得交，别磨皮擦痒。”随从的衙役早就不耐烦了：“张典史不用跟这个木胀货多说，抓回去算了。”说着亮出绳子来。

“黄小石，看见了没有？弟兄们都不耐烦了。打长毛谁耽误了都是个死，赶快给我交钱。”张品三和两个随从打的打唱的唱，乡亲们心里有数：老黄家的喜事这遭算是黄了。

日头快落山了，赶轿的大哥见石哥脱不开身，站出来帮石哥解围：“兄弟，赶黑儿还要撵三四十里地咱快点走吧。”

“走，咱这就走。”石哥说。

“走？”张品三劈胸揪住石哥，“不交银子谁也别想走。”

“张典史你就将就就将就石哥吧！”

“张大人，你老行行好吧！”乡亲们着急，都围着张品三替石哥求情。

“不行！都他妈少废话。老子公事公办谁求情也不好使。”张品三这遭是要扬名立万了。他要在孙得兰眼里插上一根棒槌，他要让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县太爷妹夫刮目相看；他要让县衙里的差役知道他张品三与众不同。两个衙役见张品三动真格的了，一起动手来捆石哥。石哥丝毫也没有反抗的表示。直睁两眼听任两个衙役摆布，好像衙役这阵儿捆的不是自己。吃晌饭那阵儿，石哥

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门框上的喜字刚贴好就让一阵旋风给刮走了，石哥脑子里很自然的就出现了昨天夜黑梦里的情景。唉！有么儿儿呢？天意啊！这都是天意啊！看见衙役捆石哥，乡亲们都有些茫然失措。直到张品三要带走石哥时，大家才慌了神儿。头一个醒过来的是黄老太太，老太太奋不顾身地扑向张品三，两只胳膊拼命地抱住张品三的一条腿不放。“放开小石！放开我儿郎！”

“松手！你他妈的给我松手。”张品三咆哮着企图从老太太胳膊里挣脱出来。“你放了我儿郎，你不放我就不松手。”不管张品三怎么撕扯老太太就是不松手，两只胳膊像钳子一样死死地夹住张品三。“你到底松不松？再不松开老子就打死你。”张品三气急败坏地打了老太太一个耳光。

“你？你打我！好哇，我今儿就让你打死。”黄老太太出身书香门第，一辈子受人尊敬，这会儿气的眼睛充血，昂起头来拼命向张品三撞去。

张品三本来就是一肚子火，这会儿彻底让老太太激怒了：“好你个老不死的，老子这就叫你去见阎王。”飞脚向老太太狠狠踢去。

老太太已是风烛残年，哪里经得起这致命的一踢，当场就不省人事了。石哥眼睁睁的看着母亲惨死也一头栽倒在门前。

桃花庵被惹怒了，赶轿大哥第一个攥着鞭杆逼向张品三，紧跟在赶轿大哥身后的是一群拿着铁锹、粪叉、镢头的山里汉子。张品三心里清楚众怒难犯，却装的满不在乎：“他妈的，这娘俩还挺会装。走今儿天黑了先不和他们计较，明天咱们再来算账。”说着爬上马背就要逃走。就在这时人群里腾地闪出一个人来抓住了张品三的马辔头。张品三定睛一看，马前站着一个黄白净脸，瘦高挑儿，穿一身土布长衫，拦肩背着一个包袱的中年汉子，嘴角不由得又咧开了。“他妈的，哪个湾里跳出来的蛤蟆，爬到你张爷马蹄子下找死？”

“呸！杀人的狗奴，竟敢在俺蓝某跟前充爷，俺这就让你知道俺蓝长腿的手段。”来人话没落地，三个衙役早从马上摔了下来。

“哎呀！糟了，蓝长腿来了。”三个家伙一齐鬼哭狼嚎地叫开了。

眼前这个被叫做蓝长腿的人，本名叫蓝云洲。家住木渚河东岸蓝家庄。蓝云洲出生在文登一个大户人家里，小时候也曾念过两年书，因为书不往心里去家里就请了个武师教习他武功。蓝云洲天生就是习武的材料，九岁拜师习武十八岁便名扬四海。除了手上的钢鞭胜人一筹，脚下的轻功更是出类拔萃。有一年蓝云洲去赶林村集，林村与蓝家庄之间隔着一条木渚河，河上只有一座可